

时光流逝，青丝已变白发，人生的酸甜苦辣也已变成皱纹刻在了脸上。我的青春年华留在了白山黑水之间，黑土地赋予了我智慧、勇敢与坚强。

是
记
忆
不
去
的
岁
月
留
不
住
的
是

追梦北大荒

吴旭光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追梦

· · · · ·
ZHUIMENG BEIDAHUANG

北大荒

吴旭光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梦北大荒/吴旭光著.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048-5108-6

I. 追... II. 吴... III. 吴旭光—回忆录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3406 号

责任编辑 卫 洁 李红枫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125)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昌平环球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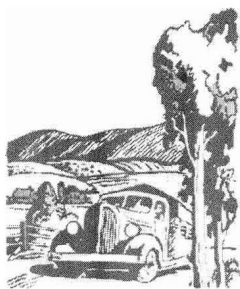
字 数 198 千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前言



在 20 世纪 60 年代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的思想和语言是现代可能难以相信或者不能理解的，用那个时代的话讲就是继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荡涤了社会上的一切污泥浊水之后，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新高潮。为了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成千上万的学生走出学校，奔赴全国各地的农村、边疆，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这一批知识青年给全国广大农村带去了政治、文化和巨大的生产力，同时知青们也在艰难困苦中思想境界得到升华，身体得到锻炼，而知青们大返城又一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那时，我有一个和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共同的名字——知青；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那么一股劲儿——知青气质。我 1966 年初中毕业，1968 年 6 月 13 日奔赴东北边疆，成为北京第一批去北大荒的知青。1977 年 4 月返回北京，历时九年。回城后先后在工厂和研究所工作。回顾过去大半生的坎坷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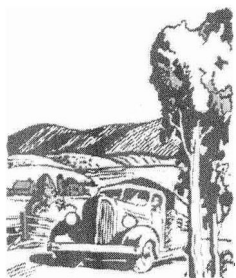
程，我还是最喜欢北大荒的九年。因为北大荒虽然气候、环境恶劣，但它更有阳光，有彩虹；艰辛的劳动为我们知青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在北大荒的九年里，我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作为，没有过辉煌，没有大起更谈不上大落，但我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知青路上，走的平凡而不平庸。我没有虚度年华，而是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屯垦戍边的努力之中。是北大荒锤炼了我，致使我在之后几十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只有坚强，“没有困难”。我热爱北大荒，虽然北大荒没有城市的灯光和繁华，但它踏实，它山高，水长，人情深。我永远不会忘记北大荒，因为北大荒的热土里留有我的青春和汗水，我心中铭记着北大荒人的友谊和真情。因此，我的人生因在北大荒奋斗过而精彩，北大荒的山河也因有过知青而更锦绣壮美。

在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40 周年的日子里，我把在北大荒九年所经历的部分平凡事记录下来，与兵团战友共同享受老铁道兵、老职工的淳朴和热情，共同回忆过去九年的北大荒生活，让没有去过北大荒的人认识北大荒。愿同时代的人们不要忘记曾经的知青历史，让现代人了解知青情结，让孩子们听听北大荒疆域辽阔、美丽富饶，大山里有阳光、花草、树木、森林、飞禽、走兽和累累硕果，老铁道兵创业的精神和知青的故事，岂不是一件乐事。

吴旭光

2008 年 2 月 20 日

目 录



前言



阳 光

一、五连	3
二、养猪班	5
三、小扁担	7
四、喂猪	10
五、放猪	12
六、猪走了	14
七、学兽医	16
八、沐浴阳光	20
九、理想	24



彩 虹

一、打蜇	28
二、当车长	34
三、彩虹	41
四、半截河	46
五、狐狸丢了	54
六、熊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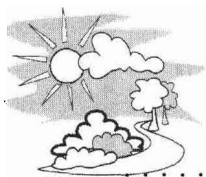
七、送老赵	66
八、可爱的丹顶鹤	74
九、艰难的收获	82
十、伐木	89
十一、排水	95
十二、拉水泥	103



火花儿

一、吃香瓜	111
二、八月十五	114
三、游行	117
四、过春节	120
五、实战演习	126
六、逃兵	129
七、表演节目	136
八、如厕难	140
九、伙伴	144
十、抢晒场	161
十一、绿色的完达山	164
十二、“偷香瓜”	169
十三、“傻狍子”	172
十四、“偷木头”	176
十五、入团	182
十六、探亲	191
十七、火花儿	199
十八、返城	218

重返北大荒	225
-------------	-----



阳 光

那是1968年6月13日，一列满载着知识青年的专列，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缓缓启动，甩开依依不舍的前来送行的亲属，告别了北京站。呼啸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向东北方向奔去。车厢内，“坚决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飒爽英姿五尺枪……”的歌声不断。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身穿一套绿色军装，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纪念章，斜挎着一个用红丝线绣着“忠”字的军用书包，手举红宝书，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作者赴北大荒

夜深了，列车继续狂奔。车厢内，除了“哐当哐当”车轮有节奏撞击钢轨的声音外，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了。寒意渐浓，这时火车驶出了山海关。我闭着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妈妈的身影：“天蒙蒙亮，妈妈正在收拾已经收拾了好几遍的我准备带的东西。她端来一碗亲手做的热汤面，我着急地只顾低头吃，直到把留到最后再吃的鸡蛋吃完才抬起头来，这时发现妈妈坐在我的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出了家门，左邻右舍的邻居们都出来了，东屋的王大妈，西屋的程大叔，对门的张阿姨都说着关心、鼓

励、告别的话。在人群中，我四处张望，不停地在寻找着妈妈，好不容易才看到她。只见妈妈在远处望着我，张着嘴好像想说什么，当目光对视片刻后，她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朝着去单位的路走去。小弟弟坐在门墩儿上，两手抱着膝盖，一双大眼睛盯着我，圆圆的小脑袋随着我忙碌的身影转来转去。平日，无论我到哪里，他都会连哭带闹地要跟着去，或者悄悄跟随着。当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就往回走；我往前走，他又跟着走；我往回追他，他就跑；我往前走，他依然跟着走，撵都撵不回去，直到我拉着他一块儿走为止。而今天，没有这样。弟弟妹妹们没有往日的嬉笑打闹，也没有吃饭，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今天都很乖。他们只是看到我和爸爸妈妈这些天来忙忙碌碌的，只知道我要到很远的东北去，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都弄不清楚。是爸爸把我的行李捆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坐在大梁上，爸爸骑着车，驮着我和行李。爸爸那不足百斤的瘦弱身体，随着超重的自行车左右乱晃，他的手用力地扶着车把，脚吃力地蹬着车蹬子，慢慢的车子走稳了……”

年轻貌美、衣着得体的我的大嫂（我大伯的儿媳）扶我登上校门口等待送站的挂着彩绸和大红花的解放牌卡车，透过车上人头攒动的缝隙，我看见人群中的大嫂踮着脚尖，不停地摆手，而后追着汽车拼命地奔跑，直到汽车离开学校驶向大路……

列车一声长鸣，划过夜空，也打断了我的回忆。我看看周围的同学，有的把衣服蒙在头上；有的斜着身子，把脚抬放到对面座位上；有的歪着脑袋似乎是睡着了；有的眼睛睁了一下又闭上了；有的眼睫毛时不时地动一下，眼里好像噙着泪水……

列车奔驰了三天两夜，终于抵达目的地。这里是离中苏边界——中国铁路终点“东方红”火车站只有十几里地的虎林县迎春镇车站。

迎春镇是八五四农场的总部所在地（农场是由1956年王震将军率领铁道兵复员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时，按老铁道兵的部队



番号而定名的。1968年6月18日，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接管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各农场和省属部分农场，合编为五个师，下辖五十八个团，八五四农场改编为四师三十三团。往日宁静的小站上，忽然间热闹起来，站台上贴着“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标语，欢迎的人们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来了，村里的男女老少们都来了，他们踩高跷，扭秧歌；农场的干部、职工、家属都从各个连队赶来了，他们喊着口号、跳着“忠”字舞。知青们情绪高昂，高喊着：“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向老职工学习，向老职工致敬！”的口号，人们像是庆祝节日一样，欢天喜地。就这样，我满怀着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理想和热情，踏上了这块神奇的黑土地，走进了真挚热情的北大荒人群当中。

在这之后的九年里，在老铁道兵、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我学会了北大荒的生活和劳动，学会了坚强。在这九年里，我虽然历尽艰辛，但是也沐浴了灿烂的阳光，经受风雨洗礼的同时，也享受了绚丽的彩虹，恶劣的环境磨炼了我的意志，艰苦的劳动中练就了我的臂膀。这其中的苦与乐编织了一曲曲美好的歌，描绘出一幅幅动人的画，一代知青被编入这歌词中，被印在这画卷里，被载入中国历史的史册。

一、五 连

我们男女同学共八人被分配在五连，离团部有30多里地。五连坐落在我国东北长白山脉的完达山脚下。山区森林资源丰富，山冈上原始森林密布，有红松、沙松、鱼鳞松等针叶树林；也有大片大片的椴、桦、榆、栎（柞树，果实叫橡子）树等落叶阔叶树林。山坡上，郁郁葱葱的草地上布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金灿灿的黄花（也叫金针菜）漫山遍野。这草地就像一块五彩斑



分在五连的部分同学（右一为作者）

斓的绒毯，一直铺向遥远的天地相接的地平线上。连队的队部就设在山坡的草地上，队部后面放着一堆堆从后山上拉下来的石头和木料，基建班的职工正在紧锣密鼓地破木料、开石头、打地基、盖房子，房屋建成后将是知青宿舍。连部的前面建有一个大食堂，也当开大会用的大礼堂，两旁是新盖的一排排的红砖瓦职工宿舍。连队的西边山坡上有两块地，一块地是3号地，另一块地是24号地。3号地是五连最大的一块地，一垄大豆就占地1亩1分，与其相邻的24号地也不小，它最长的垄是1800米。连队前面是一条贯通东西的国防公路。公路以南，一马平川，是当年老铁道兵开垦出来的良田，被纵横交错的田间公路隔成若干地块，每块地大约有2000亩。再往南就是一望无际的莽莽大草原了。由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冲击，这里形成大片的沼泽和湿地，当地人称这宽平长草的湿地为“草甸子”。

因为知青宿舍还未建成，所以连长把我们暂时安排在一栋刚刚建成的家属宿舍里。新宿舍内的地上还没来得及铺砖，地面高低不平；新砌的火炕泥还没干，颜色深浅不一；墙壁刚刚抹上沙子，有些地方还淌着水。我们四个女生住一间，男生住在隔壁。



老连长找来一些带着树皮的木头，把木头锯成1米左右长的四根，木料的一头用斧头砍尖，然后尖朝下，摆在炕头前边，用斧头砸下去，木头成了四根柱子。把木板锯齐，平放在立柱上，用钉子一钉，一张桌子做好了。家属小吴忙里忙外，帮我们搬行李拆背包；炊事班长送来了开水，告诉我们几点开饭；贫农老王送来水桶和扁担，教我们怎么用轱辘打井水；小王在小卖部帮忙买来暖壶；老大娘送来煤油灯，等等。我们也提出一连串非常幼稚的问题。“这大山里有没有野兽？野兽来了怎么办？这边境有没有特务？什么时候给我们发枪？这边疆怎么建设呀？草地上的花让摘吗？我们明天干什么？”大家不停地问着、说着，不停地点头。我似乎都听明白了，又不知他们在说什么。我被这里人的热情周到所感动，但对这里的一切很陌生，北大荒的生活从这一天开始了，这一年我18岁。

连长说：“今天都休息，一切明天再说！……”这时我才感觉到，我无论是坐着、站着，还是走着，一直感觉还在火车上晃着。

二、养猪班

简单的“欢迎北京知识青年”全连大会结束了，八个同学被分配在八个班，各班长认领自己的新兵。我被畜牧排养猪班长带走了。

路上，我胡乱应付着班长的问话，只觉得头脑发胀，脸发烧，一直烧到脖子根，心里那个别扭劲儿就别提啦。我本想到边疆当个驾驶员，开荒造田，建设祖国；或者扛枪打仗，站岗放哨，保卫祖国。养猪算什么？这真是高射炮打蚊子，哪儿跟哪儿呀！我怎么跟同学、院里小伙伴、街坊邻居、家里父母和弟弟妹妹们说呢？走着想着。还没等我看见猪舍，就已经隐隐约约地闻到一股股臭味了。班长边走边介绍：“在连队东边大约一里远的地方，有一片以前老铁道兵住过的‘干打垒’，就是用草裹上泥

拧成辫子，垒起来的墙，用草苫顶子的那种房子，又矮又小。连队的职工、干部陆续搬入新址，老房子也都塌了，这里除了马上搬家的最后几户以外，也就剩下残留的土墙和房框子了。咱们连的畜牧排就建在这片废墟边上。有马圈、羊圈、鸡舍，还有猪舍也建在这里。”说话间，我们俩来到路边一间土坯盖的房子里，屋顶不高，面积不小，里面有几根柱子。屋内有一个特大的灶台，上面装有两口直径足够两米的大号柴锅，是熬猪食用的。灶台对面一麻袋一麻袋的麦麸子几乎擦到房顶，还堆放着酒糟和一摞摞的豆饼等饲料。这间房子是集会议、休息、办公为一室，当然也是操作间。班长又带着我参观了猪舍。建在操作间后面有几个大小不等的猪圈，把母猪、种猪（公猪）、仔猪、克郎猪（阉割过的猪）分别饲养。猪圈的后面，是用石头和水泥新建的一间面积有200平方米的母猪产房。猪的存栏数常年在1500到2000头。

养猪班的人都到齐了，在操作间里，大家站成一排，面对毛主席像，手举红宝书，在班长的带领下，首先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共同朗读毛主席语录。之后，班长带头发言：“听说北京知青要来，我紧盯着连长，强烈要求连里给养猪班分来一个新人，增加新鲜血液。咱们班都是老同志，文化水平低，写个发言稿都难，团里发下来的关于猪的科学喂养、疾病防治等宣传材料都看不明白。咱这北大荒需要知识，欢迎你们知识青年！现在可好了，希望咱们新老结合，团结互助，改变现在落后的面貌。”贫农老赵说：“我今天看到北京知青分到咱们班来，真的很高兴。一个有知识的青年，从大城市、从首都北京来到咱养猪班劳动锻炼挺了不起的，带来了北京的精神、北京的声音，给我们班带来了朝气。我向北京知青学习！”然后他转过脸，面对着我：“咱们的工作又脏又累，你别着急，时间长了就习惯了。今后，你有什么不知道的、有什么困难就说，我们一准儿帮助你。过不了多久，你就是咱们班的骨干力量，咱们班全靠你了。”



想想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面对老职工对我的殷切希望，我平静了许多。是呀，“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既然来到这里，就要老老实实在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向老职工学习，热爱自己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干好自己的工作。

三、小 扁 担

其他同志都出去放猪了，家里只留下李姐和我，任务是煮猪食。

李姐搬起两块豆饼放进锅里，我紧跟其后，学着她的样子试图搬两块，不料想这一用力，双手从手套里拔了出来，手蹭得生疼，豆饼纹丝没动，一个趔趄差一点儿摔倒。李姐赶紧跑过来，嘴里边说：“太重，你搬一块就行。”一边帮我挪过来一块豆饼，我吃力地搬起来，用肚子顶着豆饼，一步一步地挪到灶台边，把豆饼放到灶台上，使劲吸了一口气，用力把豆饼推进锅里，我差一点儿也跟了进去。李姐又搬了两块过来。另外一口锅里放麦麸子、酒糟。接下来是往大柴锅里加水。

李姐给我选了一副最小的水桶，并带我到公路南边的水坑去挑水。我用扁担钩钩住一个水桶，拉着扁担另外一个钩去钩第二个水桶，正准备挑起来，先挂好的钩又掉了，眼看着李姐走了，情急之下，所幸肩挑一个水桶在背后，右手按住扁担，左手提着一只水桶，追了过去。我看着李姐自如地挑着扁担，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到水坑边，她左手扶着后面的水桶，半蹲下身子，右手握住另外一个水桶放进水里，灌满了水的桶被提了上来放在地上，扁担并不离开肩膀，一转身，顺势左手将另一只桶按进水里，灌

满水的同时就挑起了担子，直接往回返，整个过程是在几秒钟之内完成的。嘿！我看傻了。李姐发现了我，忙把水桶放在地上，扁担架在两个桶上。她接过我的扁担，钩住一只水桶扔进水里，她拿着扁担的另外一头往上拉，桶被拉的同时也灌满了水。用同样的方法灌满了另一只桶。她把桶挂好，帮我把扁担放在肩上，扶着我挑起来，看着我晃晃悠悠地走了。她说：“别着急，慢点儿！”便挑着水桶飞快地跑了。我的肩膀被扁担压得生疼，不知是肩膀提得太高，还是脖子往下缩得太低，脸已经蹭上肩膀，腰身拧成八道弯，两只水桶几乎拖着地，水花四溅。为了控制水桶晃动，我双手使劲地按着扁担，没想到用力太猛，前面的水桶冲到地上，赶紧把扁担往上抬，前桶起来了，后桶又坠了下去，前后都起来时，我一抬脚，后桶正撞上脚后跟，疼得我脑袋乱晃，眼泪冒了出来，等我连滚带爬地把这两桶水挑回来，水已经洒得差不多了。李姐已经把两个大柴锅的火点燃了，又加好了足够的木头，继续往锅里加水，加满两大锅水，再给各猪圈里的饮水槽加满水，大概一共需要二三十挑水吧。我心里想：“我怎么这么笨呢”？

第二天，班长特意为我做了一副小扁担。

从此以后，一根小扁担两只水桶陪伴着我，白天往返于水坑和操作房之间，穿梭在各个猪舍里。夜晚，又红又肿的肩膀火辣辣地疼，看看周围的伙伴们，由于白天的劳累而早已进入梦乡。我把昏暗的油灯拨亮了一点，手捧着妈妈寄来的垫肩，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爸爸的来信，一股股热流涌上心头。我好像觉得是妈妈将她亲手做的垫肩给我戴上说：“挑水时戴上它肩膀能好一些”，好像爸爸就站在我面前跟我说：“别想家，好好干”。他们挂念着远在五千里以外的女儿，而我写信一直说挺好的，不苦也不累。他们也说挺好的，但是我知道他们没有那么好。作为干部下放车间劳动的爸爸每天午饭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往返路程需要半小时，不但需要自己做饭而且还要管弟弟妹妹们，他还能吃得上饭



吗？他的胃病不知道是不是还经常犯。妈妈因为出身不好在车间搞卫生，终日不说一句话，心情极坏，也不知道她常头疼头晕的毛病好些了没有……小弟弟肯定还是脖子上挂着那把家里的门钥匙，每天坐在门墩儿上等爸妈下班。有时歪在那里睡着了，有时被别的孩子们欺负，脸被抓出血或者衣服被撕破了，老远看见家里人回来，就会冲上去，抱住亲人哭个不停……夜渐渐地深了，我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垫肩和来信，吹灭了油灯，准备睡觉，就在放下它们的那一刻我又一次抓起了它们，紧紧地抱在怀里，和它们一起躺进占地儿只有 60 厘米宽的被窝里，暗暗下决心：爸爸妈妈你们放心，我不想家，一定安心工作，给你们争气。枕巾湿湿的。此时的我，浑身酸痛，闭上眼睛，眼前是一条大标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夜 读

第二天继续干，扁担压在又青又紫、淌着血的肩膀上，针刺一样疼痛难忍，我咬紧牙，默默地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肩膀上的血痂不见了，不疼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挑担子时我的腰杆子直起来了。渐渐的，我可以一个人留下来单独值班，除了煮猪食、挑满各圈的水槽以外，每次还把操作间收拾得整齐有序，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凉好开水等待大家放猪归来。

四、喂 猪

一天，小雨淅沥淅沥地下个不停，大家都没有出去放猪。所有的猪都懒洋洋地躺在猪舍里，等待着“开饭”。

猪舍是由土坯和木料搭建成的。东、西、北三面是土坯砌的墙，南面是几根柱子，柱子和后墙支撑顶棚，前面空地上，摆放着猪的食槽和水槽，外面用木桩排列成的围墙和东西墙连接成院落，形成开放式猪舍。猪可以在棚子下面睡觉，在露天的场所活动，吃、喝、排泄都在此进行。遇上下雨，满地泥泞。

“开饭”了。大家把青饲料（粉碎以后的玉米秸）分别掺和到煮好的豆饼和麦麸子、酒糟里，用大舀子按比例把这些猪食装满各个水桶。职工老肖挑着两桶豆饼多的担子，手拿一根木棍（发生意外时打猪用的）去喂公猪。因为要保持种猪的质量，所以公猪需要加强营养。十几头公猪是苏格兰猪和苏白猪两种，都是产自原苏联的著名品种，系由英国猪在原苏联驯化选育而成。体格粗壮结实，身材高大，两个特大号的耳朵垂在脸的两边，几乎遮盖住眼睛。大嘴巴的根部，一边一颗裸露在嘴外边的大牙，足有一尺来长，真可谓是青面獠牙，每只体重将近1 000斤，样子十分凶猛。班长不会让我去喂，我也不敢去。职工老赵同样挑起一担豆饼多的担子，朝产殖房走去。宽敞的水泥地面产殖房被木桩隔成若干个四五平方米大小的方格子，那里住着生产后还没断奶的母猪带着它们的小猪崽，一窝猪住一格。由于人工配种，集中繁殖，所以30多头母猪前后一周内生产，都是老赵一人接生的，他已经几天不得睡觉和休息了。但是这些母猪只让老赵喂，只要别人进去，母猪就会怕你伤害它的小猪而躁动不安，喂着好好的奶，它就会站起来，用眼睛瞪着你；有的会怒吼着冲到木格子门口，并不顾吃奶的小猪连滚带爬，甚至于踩伤小猪；更可怕的是，一头母猪一闹，所有的母猪都跟着闹起来，踩死小猪